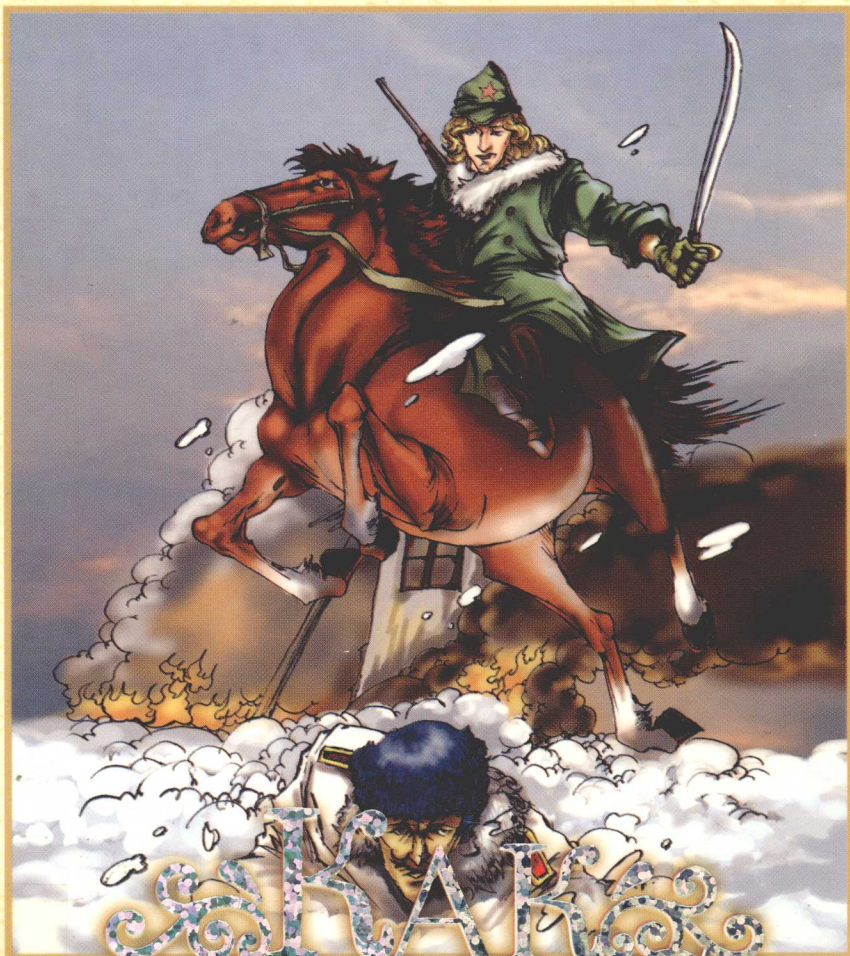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—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[苏] 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



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—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/ 柏华等编译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.12
(经典阅读)

ISBN 7-5319-2182-0

I. 钢… II. 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[苏联]—缩写本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4016 号



编 译 者 (以姓氏笔划为序):

丁一	玉承	冰杰	孙达
安娜	丽娟	陈嵩	欣欣
岳娟	周威	柏华	耿辛
菲菲	鸿鸣	晓峰	崔晶

责任编辑: 晓叶



书 名	经典阅读—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作 者	[苏] 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
出版发行	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策 划	大田文化
装帧设计	[幻想] 工作室
插 图	徐泽阳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4
字 数	2 240 000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319-2182-0/G · 1528
定 价	192.00 元 (套)



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，而属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

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
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



КАК
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

关于经典阅读



儿童文学是文学大家庭中最原始、最具有天然本色的成员。如同庄子所说的：婴孩的啼哭和大自然之声，是“和之至”的“天籁”。它就像仲夏夜轻轻拂过柳林的柔风；像尼尔斯骑在鹅背上的快乐飞行；像爱丽丝的美丽幻境。

童话是文学的童年，是儿童文学皇冠上的明珠，是与人类相始终的和声。知堂老人在介绍《柳林风声》时曾把儿童的年龄定为一岁至二十五岁。他说《柳林风声》“的确是20世纪儿童（一岁到二十五岁）文学的佳作……，另有一种诗趣”（《看云集》，1932）。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童趣，都有未曾完全泯灭的天真。如此看来，人的童年的下限是生命的终止，而对童话的阅读要求也不仅仅是儿童和年轻人的事情。在童话中，我们可以找回迷失了的自我，找回原本属于自身的天真和可爱，找回属于心灵的秘密花园，涤去尘世的污垢，使生命丰腴、热烈起来。

其实，我们的成长过程是渐渐失去童真的过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变得苍白无趣，不那么“好玩”了，然而成长和变化却能更好地证实童趣的珍贵和可爱，而童话又是这童趣的“存储器”，让我们的心灵产生契合的观照。所以人们给了儿童文学作家崇高的地位。瑞典人民因推崇作品，而将尼尔斯印上了钞票，并给予了这个童话人物比国王还高的奖赏。然而，对这些伟大作品的最高承认还是全人类对它们的喜爱！

我们根据国家教育部新课标阅读要求编译的16种外国文学作品，是当今最具原生态特征的儿童文学经典。按现行的标准，这些作品可以划进多种门类，如成长小说、励志作品……，但我们不想将它们归入任何类别。人们阅读这些作品获得哪些教益，它们就属于哪一类，读者可以在其中读出善良、智慧、勇敢、坚忍、天真、美丽……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愿。

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贴近少年，尽可能地传达出儿童文学的信息和风貌。毕竟，少年儿童是这些作品的最大读者！

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1章 叛逆的少年 (1)
- 第2章 初识冬妮亚 (19)
- 第3章 保尔的觉醒 (38)
- 第4章 重新获得自由 (50)
- 第5章 谢廖沙与丽达 (65)
- 第6章 革命与爱情 (78)
- 第7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(104)
- 第8章 忘我工作 (131)
- 第9章 钢铁战士 (157)
- 第10章 走向新生活 (176)



第①章

叛逆的少年

Pan Ai

De Shao Nian

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

“凡是圣诞节前到我家补考的学生,统统给我站起来!”身材肥胖的瓦西里神父声色俱厉地吼道。他身穿一件教士服,脖子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,凶



神恶煞般地瞪着全班同学。

应声而起的六名学生——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胆战心惊地望着瓦西里神父。

“你们两个坐下。”瓦西里神父冲两个女生摆摆手，“你们四个调皮鬼，谁会吸烟？”

四个男孩子提心吊胆地回答：“都不会，神父。”

神父脸色铁青地指着四个男孩子：“你们这几个小混蛋，你们不吸烟，那谁会把烟末儿撒进发面里呢？快！把衣袋全都翻过来！”

有三个男孩子默默地掏出衣袋里的东西，然后把衣袋翻了过来。神父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衣袋，想找出一点儿烟末儿来，他甚至凑过去闻了闻，但是一无所获。他站起身，冲第四个男孩子点点头说：“那一定是你了，保尔·柯察金。”

这个身穿灰衬衫、蓝裤子的男孩儿瞪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，他看了看膝盖的补丁说：“我身上只有补丁，没有衣袋。”

“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骗得了我，”神父伸手去掏保尔的衣袋，却发现它已经被缝死了。“上次是你母亲苦苦哀求，我才让你继续上学。这次，我非让你滚蛋不可！滚！”

当神父揪着保尔的耳朵把他拽出门去时，教室里非常安静，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一直忐忑不安地望着神父，因为他亲眼看见保尔将烟末儿塞进了复活节用的发面团儿里。

保尔无奈地坐在学校的台阶上。他正琢磨着怎么对妈妈说这件事。在税务官家做厨娘的妈妈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她已经够操心的了。想到这里，保尔无声地哭了。

他想起了那堂圣经课，因为他对上帝创造地球这一说法表示怀疑，神父竟气急败坏地毒打了他一顿。所以

Chapter 10
The Boy Who
Wasn't
Allowed to
Smoke



从那以后,神父常为一些琐事对他破口大骂,并且对他的功课不管不问。因此,保尔不得不与另外几个同学在复活节前去神父家补考。在厨房里,保尔找到了报复的机会:将烟末儿撒进了发面团儿里。

第二天,由于瓦西里神父拒绝了保尔的母亲希望儿子能继续读书的请求,保尔被妈妈带到了车站食堂。食堂老板无精打采地看了看保尔,问:“他几岁了?”

“十二岁了。”保尔的母亲立刻回答。

“每月给八个卢布的工钱,上工时管饭,干二十四小时休二十四小时,最重要的是不许偷东西!”脸色苍白的老板话未说完,保尔的母亲就急忙说:“他是个好孩子,决不会偷东西的。”

“那好吧,齐娜,”老板回头喊着,“领他去清洗间,告诉弗罗霞把格里什卡换下来。”

保尔的母亲对着中年发福的老板连连道谢。保尔跟在女招待身后来到了清洗间。

齐娜对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说了几句话,便对保尔说:“这位是这里的负责人弗罗霞,她会给你派活儿的。”

“是。”保尔一边低声答着,一边看着大桌子上垒得小山似的餐具。

弗罗霞抬起胳膊,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关切地对保尔说:“小兄弟,你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,保证总有开水供应,当然,你得自己劈柴。你还要照管这两个大茶炉,还要……对,忙的时候,你还要倒倒脏水,帮着擦餐具。唉,这些活儿已经不少了。”

保尔看了看一直沸腾着的水锅,又看了看大茶炉。一个看上去年纪比他稍大一点儿的男孩子在大茶炉前忙得满头大汗,他叫克里姆卡。

这时,三个堂倌进了清洗间,每人都捧着一大摞脏



Qing Di Shi Zuo Shi
Li Chao De Jia
Dian Xue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





餐具。其中一个大声嚷着：“快抓紧时间干活儿！12点的车马上到站，你们居然还在磨蹭——这是谁？”最后一句话是冲着保尔说的。

“他是新来的，普罗霍尔先生。”弗罗霞卷着滑下来的袖子回答。

“新来的，你要注意，”普罗霍尔把保尔拉到茶炉前，“你看看，一个已经没火了，另一个也快灭了，你必须保证它一直在燃烧！明天如果再有这种情况，你就得挨打，懂吗？”说着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保尔的肩，然后大踏步走了。

保尔马上动手烧茶炉，他知道：在这里可不像在家里，干不好真会吃耳光的。他把两个茶炉都烧得旺旺的，然后，就跑出去倒脏水，又给大水锅底添了些柴……一直忙到深夜，保尔才精疲力尽地走到厨房里。

干了一夜的活儿，保尔感到全身酸痛。早晨7点来接班的孩子看到一切都做得很好，两个茶炉烧得滚开，就把双手插进衣袋里，傲慢地命令着保尔：

“明天早晨6点钟接班，傻小子。”

“不是7点吗？”保尔问。

“你必须6点来，懂吗？小心我给你点儿苦头尝尝。”

“告诉你，明天我偏要7点接班！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要打架，你就过来试试！”保尔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逼视着对方，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。

那个圆脸的胖小子没想到保尔会如此强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“哼，咱们走着瞧！”他气呼呼地说着。

这就是保尔劳动生涯的第一天。

他回到家，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水。妈妈一见儿子，慌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他从开着的窗户里，看到了哥哥

第 12 章 保尔在发电厂工作



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。

“哥哥回来了？”他轻声问，心里不免一阵发慌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不走了，留在机车库干活儿了。”

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。他有点儿怕哥哥。

“你大学毕业了，知识都学到手了，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，是这样吗？”阿尔焦姆问。

保尔怕被哥哥骂，更怕挨打。他低下头，两眼盯着地板上露在外面的钉子头。

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

“看来不会挨打。”保尔松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静地听完保尔在学校的事情后，便对保尔说：“弟弟，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你还太小，应该学一门手艺。这样，一年以后，也许机车库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儿了，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。保尔，你要争气啊！”

讲完，他站起来拿起外套对妈妈说：

“我出去办点儿事，一个小时后回来。”

到了院子里，经过窗口时，他又回头对保尔说：

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。妈妈会交给你的。”

车站食堂昼夜营业。

这是个枢纽站，五条铁路线在这里接轨。车站里总是挤满了喧闹的人们，只有深夜，在两班车到站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。

保尔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。在这两年里，他不停地在厨房和洗碗间穿梭。厨房是个大地下室，二十多人在里面干活儿，还有十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，来回奔忙。

保尔的工钱，已经从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。两年

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





每天夜里,等到两个大堂都闲下来,堂倌们就聚集在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。保尔讨厌他们这么挥霍,看着桌上巨额的赌资,他心想:“我哥哥阿尔焦姆是一等的钳工,一个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。我辛苦一天才十个卢布,而每个堂倌当班干一天一夜,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,凭什么?!”

夜晚,在厨房的角落里、食堂的仓库里,经常发生一些事情。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。他清楚地知道,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,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,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,那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的。

在这两年里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丑陋。保尔对人性坠落所散发出来的那股霉烂味儿难以忍受，因此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清新世界。

阿尔焦姆想安排弟弟到机车库里当学徒,但没有成功,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孩子。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食堂,到机车库那个大石头房子里去干活儿。于是,他经常到阿尔焦姆那里,跟他一块儿检查车辆,尽量帮着干点儿活儿。

自从佛罗霞离开食堂后，保尔越发感到郁闷烦躁。因为与那些女工相比，佛罗霞是个淳朴善良的姑娘，也是一位热心的朋友。她的离开，使保尔感到孤独，他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前不久所发生的一件事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。夜里休息的时候,保尔顺着楼梯走向厨房,在拐弯处,他出于好奇,爬上柴堆,想看一下



那个经常有人聚赌的小储藏室。

这时，楼梯上响起脚步声。保尔一回头，见是斜眼堂倌普罗霍尔在往下走。保尔马上钻到梯子底下，这里漆黑一片，普罗霍尔看不见他。

这时，上面又有人在往下走，脚步既轻又急促。接着，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

“普罗霍尔，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站住了，回头望着上面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一双脚在楼梯上往下移动，保尔看得出来，那是弗罗霞。她扯住普罗霍尔的衣袖，压低嗓音说：

“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普罗霍尔猛地甩开弗罗霞的手。

“什么，钱？难道没给你？”他厉声反问。

“可他给了你三百卢布呢。”弗罗霞强忍着泪水，差点儿哭出来。

“你说三百卢布？”普罗霍尔嘲讽地说，“怎么，想全拿去？你是千金小姐吗？睡一夜，就能得到整整五十卢布，你该谢天谢地了。好吧，我再给你添十个卢布，呃，添二十个卢布吧。你别想不开，钱还可以挣的，我替你拉客人嘛。”他甩下最后的这句话，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“流氓，坏蛋！”弗罗霞追着他骂，然后靠在柴堆上，呜呜地哭了。

保尔听见这番话，气得头往柴上撞。不过他没有出声，只是狠命地抓住楼梯的铁栏杆，难过地默念着：“连她也被出卖了。唉，弗罗霞！弗罗霞……”

从此，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憎恨，变得更深了。“总有一天，我非把这坏蛋打死不可！”保尔这样想着，随手把一根木柴折断了。



Qing He Shi Zhen Yang Lin Cheng De Jing Dian Yue Bu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





木柴的断裂声将保尔拉回到现实中。炉膛里的火忽明忽暗,鲜亮的火苗,卷成一条蓝色的火舌。保尔觉得好像是在嘲笑他。

厨房里的小徒工克利姆卡跟保尔很要好。恰巧此时,克利姆卡来了,他爬到柴堆上躺下,看看呆坐着的保尔,不由笑了:“你怎么了?”

保尔把头转过来,盯着克利姆卡。在这目光中,克利姆卡第一次发现了无法言喻的悲哀。

“保尔,今天你有点儿怪……”他沉默了一会儿,又问,“出什么事了?”

保尔站起来,坐到克利姆卡身旁。

“没出什么事。”他闷声闷气地回答,“克利姆卡,我在这种地方,感到不好受。”说着,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,攥成了拳头。

“你今天究竟怎么了?”

“今天?我从到这里来干活儿的第一天,心里就一直憋得慌。你看看这里的情形。我们干活儿,做牛做马,得到的回报却是谁都可以打你几个耳光,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。”

“别这么大声,会有人听见的。”克利姆卡惊恐地推了一下保尔。

保尔一跃而起:“听见就听见好了,反正我要离开这里的!这里是一座坟墓,骗子成堆!就说你吧,克利姆卡,人家揍你,你却不反抗。你为什么反抗呢?”

保尔盯着克利姆卡,郑重地说:“我宁可到铁路上扫雪,也不愿待在这人间地狱里!”可是保尔没想到,自己会这么快就离开了食堂,而且离开的原因也出人意料。

那是第二年1月的一天,天气非常寒冷。保尔到了下班的时间却不见接班的人来。保尔去找老板娘,说他



已经下班,该回家了。老板娘却不让他走,要他继续当班。他已经很累了,但只得留下又连续干了二十四个小时。夜里,他已经精疲力竭,可还得灌满几锅水,好赶在3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,不料没有水流出来,估计是水塔不出水。他把水龙头开着,自己疲惫地倒在柴堆上想歇会儿,谁知竟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,水龙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响了,水流进水槽,漫溢出来,顺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板上。跟往常一样,这段时间,洗碗间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,漫过地板,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,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。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,人们才急忙扑向各自的行李。顿时,大堂里乱成一团。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,踩着积水,使劲儿地推开门。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“哗”地一下,全涌进了大堂。

叫嚷声更高了。这时,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,拳头像雨点儿一样落在保尔身上。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,就被打得眼冒金星。

被打伤的保尔一瘸一拐地回了家。

早晨,阿尔焦姆看到了受伤的保尔,他阴沉着脸,听保尔把经过说完。

“打你的是谁?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,你躺着。”

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,一句话也没有说,径直向车站食堂走去。他来到洗碗间,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:

“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。”

“他马上就来,请等一等。”

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,说:



保尔·柯察金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





“好,我等一会儿。”

一会儿,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,一脚踹开门,走进洗碗间。

“这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格拉莎说。

阿尔焦姆跨前一步,一只手使劲儿地按住斜眼堂倌的肩膀,目光逼视着他,问:“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?”

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,但阿尔焦姆重重的一拳已经打了过来,他跌倒在地,手中的餐具摔成了碎片,他挣扎着站起来,然而第二拳更厉害,打得他趴在地上,再也动弹不得。普罗霍尔满脸是血,在地上抽搐着。

洗碗女工们吓得纷纷躲在一旁。

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。当晚,他就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的晚上,阿尔焦姆回来了。妈妈已经睡下了,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,轻声说:

“怎么样,弟弟,好点儿了吧!”他在床边坐下,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,“没关系的,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儿。我已经跟人讲好了。在那里,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。”

保尔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。就这样,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出来。

1917年,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。

人们听到了一串新名词: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人们纷纷涌向广场,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。但很快那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便过去了,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。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,还表示这里曾发生过变革,但市参议会却是由孟什维克把持着。这种情况一直到11月,才有了一些变化。那天,车站上出现了一群群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,他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。

Qing He Shi Tan Tong Lin Cheng Be'Jing Dia Yue Du



1918 年的一个春日。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，保尔、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正在草地上玩，忽然从背后传来马蹄声，一个人骑着马从路上疾驰而来。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，那马一跃而过，在栅栏旁边停了下来，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向他们打招呼：“喂，小伙子，你们过来！”



孩子们跳起来，跑到栅栏跟前，他们看到骑马人满身尘土，厚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。

“小朋友，请给我弄点儿水喝！”骑马人说道。

在保尔回身进屋去取水的时候，骑马人转过头来，



钢——铁——是——怎——样——炼——成——的